

〔美〕库尔特·冯尼格特著

艾莹译

MOTHER
NIGHT

茫茫黑夜

浙江文艺出版社



〔美〕库尔特·冯尼格特著
艾莹译

茫茫黑夜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张妙夫
责任编辑 仇知白

Kurt Vonnegut Jr.
Mother Night

本书根据 Panther Books Ltd
1976年版译出

茫 茫 黑 夜
〔美〕库尔特·冯尼格特 著
艾 莹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境)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960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46,000 印数00,001—72,000

1984年5月第一版 1984年5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7·86 定 价: 0.81 元

原 书 简 介

“格雷厄姆·格林曾经把冯尼格特先生称为‘现存的最优秀的一位美国作家’，要理解格林为什么这样称呼他是并不困难的……”——《星期日电讯报》

《茫茫黑夜》无疑是小库尔特·冯尼格特所写的最悲惨、最有趣的书。在古老的耶路撒冷一所新监狱的铁窗后面，当小霍华德·W·坎贝尔因犯有战争罪行而等待受审的时候，他写他的忏悔录。他生来是个美国人，是个臭名昭著的纳粹宣传家，同时又是一个美国的反间谍人员，然而却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等到人们知道真相时已经太迟了。坎贝尔一直躲藏在格林威治村的一间破旧房屋的小小顶楼里，后来《白人基督教民兵》报上的一篇文章泄露了他的藏身之处，于是各种糟糕的事情就突然发生了……

《茫茫黑夜》揭示了什么？

(译 序)

这是一部现代派的小说。

笔者选定冯尼格特的《茫茫黑夜》^①作为剖析和研究的对象，是因为这位作家和这部作品在众多现代派作家、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象一面折光棱镜，不仅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思潮的变幻及其在人们内心深处产生的影响，而且有助于读者触及西方作家的思想脉搏。

库尔特·冯尼格特(Kurt Vonnegut Jr.)是本世纪六十年代崛起的一位美国作家。1922年，他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波利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在德累斯顿对德战役中被俘，目击了战争的种种惨象。战后遣返，先后在田纳西州大学和芝加哥

① Mother Night 这一书名是借用歌德名著《浮士德》一段话中的提法。Mother Night 在国内有多种译法：一译“黑夜母亲”，一译“母亲之夜”。本书为便于读者理解，特根据上述出典及小说本身的内容，定名为《茫茫黑夜》，以表达作者的某种寓意。

大学进修。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写作，近十年中杰出的作品不多，并未受到文学评论界的注意；在一般人心目中，充其量不过是个普通的科学幻想小说作家而已。直至六十年代以后，特别是他的《茫茫黑夜》和《五号屠场》出版后，他才蜚声文坛，甚至被美国文学评论界尊奉为对民族文化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近二十年来，他的作品被译成各种文字，介绍到欧洲、南美和亚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冯尼格特常常通过平凡角色的不平凡遭遇来揭示社会问题。他着力于描绘一些外表荒唐可笑、内心颇多隐幽、意识却异常清醒的悲剧性人物。通过这类人物在犹如茫茫黑夜的当代西方世界中无可奈何的处境，以及他们的内心矛盾，以艺术手段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谬、腐朽和疯狂暴露在读者面前。《茫茫黑夜》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作品。

这部小说运用明显区别于传统小说结构的蒙太奇手法，以短章节、小段落和幽默、讽刺的笔调，描绘出情景、人物和事件错综发展的过程。小说一开头，就使读者随着作家塑造的人物进入了当代历史的暗淡年代。从一个曾经既是纳粹广播员又是美国谍报员的双重人物——霍华德·坎贝尔被关押在狱中写自白书开始，紧接着通过时间、空间上的交错穿插，展开三层叙述：一，主人公早年迁居德国，从事戏剧创

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当纳粹广播员和美国谍报员，以及主人公在战争期间如何企图在爱情的“两人国”中寻求解脱。二，战后，美国不肯披露主人公的特工身分，他匿居纽约一斗室达十数年之久，由于敌对的双重身份，处境尴尬，危机四伏，内心十分痛苦。他渴望摆脱陷阱，与世隔绝，从此隐姓埋名，销声匿迹。三，幻梦破灭，主人公发觉自己已逃脱不了残酷斗争和政治上被愚弄的命运，终于失去了对生活的任何希望和兴趣，自愿受审，并自杀以了结一生。显然，这部小说集中了美国现代派小说处理矛盾常见的三大解决办法：爱情（包括“性”）生活、遁世逃跑和发疯自杀。不难看出，作者为主人公安排的命运也是战后许多美国小说“英雄”人物的普遍命运。我们不仅可以从J. D. 塞林杰的《麦田里的守望者》(J. D. Salinger: The Catcher in the Rye)中看到类似手法，而且可以从约瑟夫·赫勒(Joseph Heller)和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作品中发现异曲同工之处。所以，把《茫茫黑夜》看作具有美国现代派小说典型特征的作品，恐非过甚其词。

至于小说的寓意，也颇耐人寻味。在结尾部分，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说过“永别了，残酷的世界”之后，似乎余音未尽。作者暗示的仿佛是：对置身于西方社会中的某个人而言，一切“逃避”均属徒然，到头来唯有

一死或可彻底解脱；但是，社会中某个人死了，荒谬、欺诈、残酷的现实依然存在，那个罪恶的世界恰似无底的深渊，对不幸的芸芸众生而言，根本无所谓解脱。小说的另一个寓意是：在充满狡诈、争斗、战乱的残酷环境中，一个人往往不得不靠欺骗而生活，而且不可避免地要不断扮演政治悲剧中具有双重人格的可悲角色，自欺欺人。小说引言中有这样一句：“我们都会成为我们所装扮的形象，所以当我们乔装打扮的时候务必十分小心。”的确，在整部小说中，作者以怜悯、愤懑而又带有讥讽的口吻，描述了主人公坎贝尔欺骗和被欺骗、利用和被利用的一生悲剧。作者借主人公之口抱怨说，“我想讲真话的那一部分终于变成了一个撒谎专家”，进而以充满辛辣讽刺的口吻大叫：“当肉类工业的屠夫宰杀猪猡时，除了猪的叫声以外，每一部分都利用了。”至于坎贝尔，作者当然认为连尖叫声都受到了利用。他有意使读者认识到坎贝尔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所起的作用，毫不掩盖他的深重罪孽。小说明显地暗示，象坎贝尔这类悲剧性的角色比比皆是。他们无疑都是动乱世界的牺牲品；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却又无一不是充满罪恶和恐怖的世界的可耻帮凶。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冯尼格特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丑恶现实。尽管他怀着某种

怜悯之心塑造坎贝尔这一政治悲剧中具有多重人格的角色，他却并未使用重彩遮人耳目。作者明白地贬斥纳粹分子为“拖在后面的一条令人恶心的粘液”。他笔下的战后法西斯分子也无一不是顽固、可笑而又凶恶的丑类。读者可以从这部小说里对纳粹分子琼斯的描绘中看出冯尼格特的态度。

然而，应该指出，作品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作者与共产主义思想格格不入，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他在刻画一些应该受到批判的人物时，与其说是在批判，不如说是在进行直观性的暴露；与其说是企图在“茫茫黑夜”中寻求出路，毋宁说是对一切统统加以摒弃，对一切表示绝望。尤其是小说虚构出某些情节，对斯大林时期的社会进行歪曲，这充分暴露出他的阶级偏见。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冯尼格特固然有所创新，但也时有败笔。如对某些角色的刻画就难免夸张失真，矫饰过度，令人难以置信。在整部小说中，无论是他对各种思想的剖析和否定，还是他的幽默和讽刺，都表现了玩世不恭的态度，深藏着一种莫可名状、无可奈何的悲哀甚至绝望情绪。显然，作者流露出来的明显的政治偏见、虚无主义的态度和愤世嫉俗的感情，使他的小说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消极因素。这是不少现代派作家的致命伤，是需要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鉴别和分析的。

《茫茫黑夜》问世以来，二十余年已经过去，这期间美国文学继续发生着变化。冯尼格特在文学创作上逐渐有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今后他将如何发展，能否抛掉偏见，从较高的角度去揭示和剖析他所处的那个社会，那就要看今后的实践了。

译者

1983年5月于上海

献 给

玛 塔 · 哈 里

原 序

在我写的故事中，唯有这一个我深知其中的教喻。我不是说它有什么深奥的寓意，只是碰巧知道它的含义：我们都会成为我们所装扮的形象，所以当我们装扮的时候务必十分小心。

对于纳粹分子的胡作非为，我个人的体验是很有限的。好在三十年代在我的故乡印第安纳波利斯有几个卑鄙无耻、跃跃欲试的美国本土法西斯分子，而且有人悄悄地把一本《犹太前辈们的备忘录》塞给我。我记得那本东西据称是犹太人接管全世界的秘密计划。我还记得关于我姑母的几则笑话。她嫁给一个德国血统的德国人，却不得不写信给印第安纳波利斯当局，请求证明她没有犹太人的血统。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长从中学和舞蹈学校时期起就认识我姑母，所以高兴在德国人所需要的所有公文上系上缎带，盖上官印，使得那些文件看上去活象是十八世纪的和平条

约。

不久发生了战争。我卷入了战争，并且被俘。所以随着战争的进展，我逐渐从内部了解了德国的一些情况。我是个士兵，是营侦察员。根据日内瓦公约，我必须干活糊口。这是好事，不是坏事。这样，我就不必一直呆在位于乡村某处的监狱里。我得常去一个名叫德累斯顿^①的城市，去看那里的人和他們所做的事情。

我们那个劳动队大约有一百人，都被送到一家工厂去参加合同所规定的劳动。这家工厂是给怀孕的妇女制造加有维生素的麦乳精糖浆的。糖浆的味道象掺有山核桃酒的、稀薄的蜂蜜。这种糖浆很好，我但愿现在就能吃到一些。那座城市象巴黎一样装饰得很可爱、很精致，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它作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既没有军队集结，也没有战争工业，因而不该遭到进攻。

但是，大约就在我写这篇引言的二十一年前，也就是1945年2月13日晚上，英美飞机在德累斯顿上空投下了重磅烈性炸弹。那里并没有值得轰炸的特殊目标。他们只是希望用轰炸的办法来点燃一片战火，把

① 战前是德国东部的一个大城市，人口八十九万一千（1933年），战后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南部城市，是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五十一万（1976年）。本书注解均系译者所加，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消防队员赶到地下去。

然后成千上万的小燃烧弹被投撒在火场上，好象种子撒在刚翻过的沃土上一样。为了使消防队员无法跑出防空洞，更多的炸弹丢下来了。所有的火块逐渐扩大，彼此连成一片，变成《启示录》^①所描写的一片火海。象变戏法似的一下子火焰纷飞。顺便提一下，这是欧洲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大屠杀又怎么样呢？

我们没有看到那片火海。我们在屠宰场下面的一间肉类冷藏室里，同伴有六个警卫士兵，还有成排成排剥光了皮的牛、猪、马和羊。我们听到炸弹声在头顶上到处响着，时而落下一阵阵墙粉。如果我们走到冷藏室上面看一眼，那我们早就粉身碎骨了，变成看上去象是两英尺或三英尺长的焦炭碎片——小得可笑的人体，或者不妨说，大得出奇的油煎蚱蜢。

麦乳精糖浆厂不见了。除了充满尸体的地下室以外，什么都不见了。地下室里有十三万五千汉萨尔人和格雷特人被烤得象姜饼一样。所以我们被分派去挖掘尸体，掘开防空洞把尸体挖出来。因此，我看到了许多不同年龄的德国人被炸死时的情景，他们的衣袋

① 《启示录》是基督教《圣经·新约全书》的末卷。写于公元68—69年间。体裁是当时犹太人中流行的“启示文学”，描绘了一幅“世界末日”和“基督再来”的景象。

里常常藏有细软财宝。有时他们的亲戚会来监视我们挖掘。这些人也是够有趣的。

关于纳粹分子和我的事情就讲到这里。

如果我过去生在德国，我想我会成为一名纳粹分子，到处殴打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波兰人，穿长靴踩遍雪堤，暗地里用内在的良知来使自己振作起来。事情就是这样。

我想起这本书还有一个明显的寓意：如果你死了那就不能复生了。

我又想起另一个寓意：如果可能，就去爱吧。它对你有好处。

1966年写于衣阿华城

原 编 者 的 话

在准备出版小霍华德·W·坎贝尔的这本忏悔录时，我必须处理比一般报道或可能会有的欺骗性报道更为翔实的有关文件。坎贝尔是一位作家，一个一度颇有名气的剧作家，也是一个被指控为罪行累累的人。说他是一位作家就是说仅仅艺术上的需要已经足够使他说谎，说了谎还看不出说谎有任何害处。说他是剧作家就是向读者提出更严厉的警告，因为任何人说谎的本领都比不上剧作家。剧作家把生活和热情歪曲成类似演剧那样矫揉造作、奇形怪状的东西。

既然我已经谈到说谎，就不妨大胆认为，为了艺术效果而说谎——例如在剧院里，或许在坎贝尔的自白里——从更高层意义上说，谎言可能是真理的一种形式，一种最具有欺骗性的形式。

我无意在这一点上进行辩论。作为一个编者，我

的责任决不是争辩。我的责任仅仅在于用最令人满意的笔调来传达坎贝尔的自白。

我自己对原文所作的修改极少。我仅仅纠正了几处拼写错误，取消了几个惊叹号，把几个单词改成斜体罢了。

为了使幸存的无辜人氏不至于感到为难，或者感到更加尴尬，我在好几处把人名改掉了。例如本书里面的伯纳德·奥黑尔、哈罗德·斯帕罗和亚伯拉罕·爱泼斯坦等几个名字都是虚构的。斯帕罗的入伍编号和我在本书中写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分会的名称也是虚构的。事实上，在布鲁克莱因^①并没有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法兰西斯·多诺万分会。

有一个地方，我的描写（不是小霍华德·W·坎贝尔的描写）是否准确，可能是有疑问的。那就是在第二十二章里，坎贝尔引用了他写的英德对照的三首诗。在他的原稿里，英语诗很清楚，可是据坎贝尔回忆，德语诗却经过斧削，改得一塌糊涂，往往不易读懂。坎贝尔自诩是个德语作家，而对自己的英语写作技巧不大在乎。为了努力证明他的德语值得自豪，他一遍又一遍地再三修改他的德语诗，显然对他写的德语诗始终感到不满意。

^① 波士顿郊区的一座小城。